

李世民开始处理朝内三大集团

2

历史小说

吴晶著
江苏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本书以第一人称的笔记手法，生动再现了唐太宗的领导艺术及其政治手腕，还原了历史本相。李世民登基后，放过了为兄长出谋划策的党羽，收编过来，为我所用，顺利化解了流血政变后的不稳定因素。

唐太宗最厉害的治官手法是折腾官员，让他们按自己的需要成长，贞观盛世的一大批名臣：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、尉迟恭、李靖等在唐太宗麾下服服帖帖，任他驱使，哪怕肝脑涂地，也在所不辞，足见唐太宗治官之道的博大精深。

[上期回顾]

玄武门事变后，李世民赦免了玄武门事变中曾与他血战的东宫、齐王府将士及文官魏征等。

来自北方突厥的压力与日俱增，他们已经得到消息，大唐朝廷之上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。要不了多久，他们便会像一头狡诈的恶狼一般开始掂量，这一事件会给他们带去什么意外的礼物。然而最大的危机还不在于此，而在大唐的心腹之地——河北和山东。

河北，说的是黄河以北。山东，指的是华山以东。这里物产富饶，民风强悍，乃是天子的粮仓库府，帝王的肇业之基。隋代大业七年，便是王薄在齐地的长白山首先举事反抗隋炀帝的暴政。继之又有窦建德、刘黑闼在这里旋起旋落，一度竟有西向与我大唐中分天下之势。我还记得，我父皇曾因刘黑闼等人的屡次死灰复燃而恼恨不已，竟令建成将山东十五岁以上的壮丁尽数杀光，将老弱妇孺迁入关中之地。

另外，河北和山东也是建成在地方上最有力的支持者。幽州大都督李瑗便是建成的心腹，玄武门事件后，许多东宫和齐王府的党羽首先便是逃往他那里避祸。

我李唐天下，倘若要出问题，就一定会出在这里。为此，我才派魏征前往河北和山东。

当然，在此之前，我已经派出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，镇守洛阳。这是一步先手棋。行台，也就是行台尚书省，是临时性的地方行政机构。而我当年便为陕东道的最高长官——大行台尚书令，正是借这里控制东都洛阳，与李建成互成棋劫之势以相制衡。当然，光有武的一手还远不够。我更需要的，不是慑服人心，而是安抚人心。因此，安抚河北和山东的重任便落到了魏征肩上。这个长着山羊鼻子、其貌不扬的男人，他胸中装着的，不是对某一个人的耿耿忠心，也不是对身前身后名利的汲汲渴

求。他藏着的大抱负，就是拥有一个能尽情展示自己才情的舞台和机会。

果然，魏征一到地方，就掀起了波澜。当他宣抚至磁州时，正好碰上押解前东宫牛千李志安、齐王府护军李思行的囚车。这两个人都是建成和元吉的党羽，玄武门事变后千里迢迢从长安一路奔逃至此，没想到却成为地方的阶下囚。

这件事本来跟魏征无关，不过，他却对副使李桐客表示：“在我们奉命出京的时候，朝廷就已经宣布赦免所有东宫和齐王府的僚属，前罪不究。可如今却又把李思行他们当成罪犯往京城押解，这岂不是等于向天下宣布朝廷的赦免诏令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吗？那你我二人出京安抚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立刻释放李思行这些人，免除他们的罪名，那么普天下的臣民，无论远近，都会从这件实事中看到朝廷的诚意。我们奉命出使，如果经过深思熟虑，确定是有利国家的，就不应当畏首畏尾，而是勉力担当，以报效皇上对我们的信任！”说完这番话，魏征便以朝廷的名义，将李思行等人尽数就地无罪开释。这本来是越权的行为，然而消息传来，我不怒反喜。我果然没有看错！河北、山东，自此定矣！不过，此时的国家，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我的帝王之路，还有很长的征途要走。

终我一生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，便是努力使得朝堂上的各派势力之间互相牵制，以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。在这个平衡过程之中，影响最为深远的，便是“《氏族志》事件”。众所周知，支撑建立起李唐天下的，主要有三股力量，而最为重要的，便是关陇集团，他们本是源自北魏鲜卑贵族的军人团体，其中既有胡化的汉人，也有汉化的胡人。原来割据中原的北周和北齐，便是由关陇集团一

手操控。至于由北周开国皇帝宇文泰亲自培植的八大柱国宇文泰（李世民曾外祖父）、元欣、李虎（李渊祖父）、李弼（李密曾祖父）、赵贵、于谨、独孤信（杨坚岳父）、侯莫陈崇等人，其威名更是无远弗届。西魏、北周、隋、唐四个朝代都与这八柱国密不可分，你要是仔细留意一下，就会发现，隋唐兴替的乱世当中，相互杀伐的四方豪杰，以及朝堂上的著名大将，往往都是沾亲带故，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

这第二支力量，便是山东集团。其中，又可划分为两派：历史悠久、宗族势大的山东士族，以及野心勃勃、出身寒门的山东豪杰。前者以百年来所积累的声望门阀自立于世，而后者则依靠隋末以来所掌握的武装力量独树一帜。这两股力量，相互间既有矛盾，又能够为了彼此共同的利益而合作。他们长期以来，都让我有尾大不掉之感。

最后一股力量，便是长期盘踞江南自成一体的江南文士集团。他们同样继承了魏晋以来门阀贵族势力的绪余，在隋统一南方后，其政治地位已大大下降，但在江南地区仍然有着难以替代的影响力。这些人的特点是无拳无勇，让他们统兵打仗，实非所长，不过，要说到对前朝典章的钻研阐发，可谓无人能出其右，故而唐初一应政治制度的设计、典章礼仪的制定，多出于他们之手。

这三股力量，形成了唐初政坛场上的基本格局。其中关系犬牙交错，复杂异常。要瓦解门阀贵族这座冰山，我一开始不动声色，以不变应万变。而实际上，我已经在暗中走出了多步连环棋。第一步，是借魏征之力，笼络分化山东豪强大族势力。第二步，将原文学馆改为弘文馆，广揽天下英才。第三步，开科取士，打破原来门阀贵族对人才的垄断和压制。第

四步，也是最能体现我意图的一步棋——修撰《氏族志》，重新整合建立门第身份之间的新秩序！

贞观六年，我借与房玄龄谈及当前士族借婚联姻、攀附高门，而高门大族也恬不知耻地以多索彩金聘礼为习时，便指责道：“这样一来，真是轻重失宜，到了不加以改革不行的地步了！”

紧接着，我便派出吏部尚书高士廉、御史大夫韦挺、中书侍郎岑文本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负责修订。这本是一件极为繁重的工作，历经长期战乱，人事沉浮。士族谱牒早已杂乱不堪。为了使他们明白我的意图，我又进一步命他们遍查全国的牒谱，在史料中考辨其真伪，分辨其高下秩序，以褒扬忠良贤德、贬斥奸佞叛逆的指导精神，将天下门第分为九等。

这四位修撰大臣的选定，颇费了我一番苦心。既然我搜罗考证的是天下的谱牒，那必然需要天下四方的代表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，否则便会引来非议。高士廉，出自山东渤海有名的高家，可以说是累世公卿；韦挺乃是关中首屈一指的大姓人家；岑文本乃是江南士族。在他们之下负责具体修撰搜集工作的，也是来自天下四方、谙熟谱系之事的士族学者。这样一来，其公正性自然不言而喻。

经过好几年殚精竭虑的编纂，高士廉等人终于完成了《氏族志》的草稿。这一天，他喜气洋洋地赶到御前，忙不迭地将《氏族志》草样进献给我过目。“好，好！高爱卿果然竭诚为国，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如此繁重的工作，不简单啊！”我迫不及待地取来《氏族志》翻阅。

然而，令他失望的是，他看到的是我那两道越拧越紧的眉毛。我怒了！

魏海东在办理离婚前出了车祸

14

婚姻家庭

高克芳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你和你的他是否正罹患以下症状：你在他眼前晃荡，他视而不见；他在你眼前晃荡，你心里骂他犯贱；脾气点火就着，恨不得一拍两散；到后来干脆省点儿力气，懒得生气；有一天，你惊觉你和他已经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没做爱了，而此时，你的梦里、你的心里出现了另一张异性的面孔……其实，你就是陈晓荷，他就是魏海东。当你偶遇苏逸轩，而他认识了林菲，海平面倾斜了。你和他，注定排斥又缠绕。

七年，你痒了吗？

[上期回顾]

晓荷发现了魏海东手机里的暧昧短信，魏海东在晓荷的逼问下也承认自己有婚外情。晓荷最终提出了离婚。

魏海东接到晓荷的电话的时候正在出差，他们这次推出的医院管理软件在计算机产品展销会上旗开得胜，之后，公司拿到大量定金暂时解决了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，但是随之而来的安装调试任务也非常繁重，魏海东只好亲自出马，带着员工马不停蹄地到处忙碌。

晓荷的电话挂断了，魏海东还拿着话筒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直到话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，他才放下电话慢慢地坐回椅子上。事情怎么会这样呢？魏海东想起晓荷当初决定嫁给他的时候，身边还有很多比他富有的追求者，如果她是一个虚荣的女人，当初就不会选择嫁给他，可是这一切随着和晓荷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他都忘记了。

离婚之前，晓荷和魏海东在家吃了最后一顿晚餐。秋日的夜晚，微风已经有了隐隐的凉意，灯光总会引来一些不知名的飞蛾，晓荷低着头看着这些黑点，眼泪忽然不受控制地想要涌出眼眶，她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说：“海东，这个家虽然东西不多，但都是我们一点一点置办起来的，你想什么就拿走吧。”

魏海东轻轻拿起电话旁边的全家福照片，那是去年魏海东原来单位组织旅游的时候三个人在海边照的，一家人真正实现了面朝大海、春暖花开的愿望。魏海东看着照片里笑得灿烂如花的三张脸低声说：“不用了，我只要这张全家福照片就可以了。”

晓荷看着魏海东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抚摸着照片上的笑脸，心里五味杂陈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就让这一切过去吧，晓荷想到这里对魏海东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户口本和结婚证都在这里，你明天别忘了带着身份证件，我们九点在民政局门口见面对好吗？”

魏海东正看着照片出神，听到晓荷的话急忙回过神来说：“好的，明天

我来接你去民政局吧？”说完看到晓荷诧异地看着他，急忙解释说，“林桐的车在我这里呢，反正我们顺路。”晓荷对魏海东苦笑了一下说：“好吧，那我明天在楼下等你。”

一切都已经谈妥，再也没有留下来的理由，魏海东从沙发上站起来对晓荷说：“晓荷，你是个好女人、好母亲，事情发展到今天，我知道我的责任是很大的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但我还是想提醒你一下，作为女人，你以后不要那么要强，因为在大多数男人的心里还是希望女人柔弱一些，有些争到脸红脖子粗解决不了的事，或许撒个娇就能解决了，所以你以后要记住。”

晓荷静静地听着魏海东发自肺腑的话语，想起自己以前尖厉的话语像刀子一样刺向他的心房，她深深后悔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，夫妻之间是最亲密的又是有距离的，有些话是永远不能说的。可是人生有谁是未卜先知的呢？现在终于明白也太晚了。晓荷想到这里站起身，点点头对魏海东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会注意的，你也要记得注意自己的身体，不要老是熬夜，你的胃也不好，以后要记得准时吃饭，千万不要忙起来不管不顾，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”

“好的。”魏海东百感交集地答应着，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，他从衣兜里掏出上午刚刚拿到的新房钥匙说，“晓荷，我知道你一直的愿望是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可是这么多年也没有完成这个愿望，现在公司的发展状况好了，我们当初融资的钱也可以收回来了，这是我今天在如意家园定下的房子。现房，随时都可以入住，手续我已经办好了，你就等着他们通知你带着资料办房产证好了。”

晓荷呆呆地看着魏海东手里的闪闪发光的钥匙，她曾经把一套房子看得比什么都重，为了房子不惜对魏

海东恶语相向，以致给了他们的婚姻致命的一击。可是现在看来，比起他们七年的婚姻、十年的感情，房子算什么呢？没有了魏海东，这房子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晓荷想到这里强忍住内心的难过对魏海东说：“海东，公司刚走上正轨，需要钱的地方会比较多，你还是先把房子退了，把钱用在公司里吧。”

“不，晓荷，买房的钱本来就是你省吃俭用省下来的，我也一直想完成这个愿望，你快把钥匙收起来吧，以后天天的抚养费我会按时给你，无论怎么样，我希望不要让孩子受委屈。”魏海东固执地伸出手，把钥匙塞在晓荷手里。

“好吧，海东，这房子我先收着，以后就放在天天的名下好了。”晓荷拿着魏海东塞进来的钥匙紧紧握在手中，这把钥匙还带着魏海东的体温，可是他们之间已经隔了千山万水。魏海东想到这里喉头发紧，两眼发热，他急忙转过身对晓荷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我回去了。”

那扇门被轻轻地打开，又被轻轻地关上，尽管关门的声音很轻，那声咔嚓的门锁碰撞声还是惊动了晓荷，她的肩膀猛地颤抖了一下，随后身体缓缓地倒在沙发上，她用手指深深地掐着沙发的扶手，竭力压抑着自己不让那呜咽的声音涌出来。

魏海东一个人开车在路上走着，漫无目的。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驶到外环路，魏海东看到路边正好有一家酒吧，他不想回到办公室面对一屋子的寂寞，于是猛打方向盘转了个弯，把车在酒吧前的空地上停了下来，径自走进酒吧。

从酒吧出来已经是午夜，深夜的大街上，路灯寂寞地发出昏黄的光，一辆辆满载的大货车轰隆隆地迎面驶来，龙舌兰酒的酒力果然名不虚传，魏海东只喝了一杯，虽然当时觉得没什么，可是酒劲上来之后才感觉

头重脚轻，现在他坐在车上觉得轻飘飘的。就在这时，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像喝醉了酒似的突然穿过马路中间的分割线，径直向魏海东的车冲过来，等魏海东揉完太阳穴看到像疯牛一样冲过来的庞然大物，急忙猛打方向盘希望能躲开这场灾难，但已经太晚了。

随着两车的剧烈相撞，魏海东的头重重地撞在挡风玻璃上，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车窗上的玻璃像礼花一样洒落到他身上，他感到腿上传来一阵剧痛，他知道自己的腿被卡住了。

魏海东感觉很累，身体虚弱得如同飘在空中的羽毛，他看着外面寂静的夜空，此时，晓荷和天天可能正沉睡在梦乡里吧？眼前的景象渐渐模糊，魏海东使劲瞪大眼睛，依稀看到晓荷牵着天天的手正在向他走来，天天稚气的脸庞依然，晓荷恬静的笑容恍如昨日，他看着他们，仿佛从来没有说过离别，也终于不用说再见，他对着晓荷抱歉地微微一笑，慢慢闭上眼睛。

电话突然在夜里毫无预兆地响起来，晓荷吓了一跳。“喂？”晓荷的声音惊魂未定，这三更半夜的谁会打电话来？“喂，是晓荷吗？我是林桐。”对方的声音急促，是林桐的声音。“林桐啊，有事吗？这三更半夜吓我一跳。”晓荷用手拍着胸口。

“晓荷，海东出车祸了，现在在医院抢救，你赶紧到医院来一下吧。”林桐确认是晓荷在接电话后急促地说。海东出车祸了。晓荷挂上电话，浑身瘫软地跌坐在沙发上，她掐一下自己的大腿，生疼，看来是真的，她极力回忆海东出门的样子，他拎着皮箱，回眸的时候意味深长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晓荷的心怦怦跳着，仿佛要从胸膛里跳出来说，现在怎么办呢？晓荷把手指放在嘴上，使劲地咬一下，强迫自己镇静下来，天天睡得正香，不能就这样把他扔在家里，看来只能找韩冰帮忙了。